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卷二十五

C40
4514
200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庠府中永
為字者不致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鄂守熊祠部

雅叔

近世士大夫多欲學此道而心不純一者病在雜毒入心雜毒既入其心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我見增長我見增長則滿眼滿耳只見佗人過失殊不知退步略自檢察看逐日下得牀來有甚利佗利已之事能如是檢察者謂之有智慧人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佗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

步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佗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塌地歸家穩坐處妙喜不得已說這惡口於了事漢分上看來正是不識好惡撒屎撒尿忽然撞著箇皮下有血底爛推一頓也怪佗不得今既無其人不妨教這漢恣意亂說已是不識好惡不免向泥裏洗土說此沒滋味話然第一不得向我說處會此是士大夫作聰明底第一義也世間出世間法不得言一不得言二不得言有不得言無一二有無於光明藏中亦謂之毒藥亦謂之醍醐醍醐毒藥本無自性作一二

有無之見者對病醫方耳光明藏喻太虛空一二有無喻日月晝夜夜暗時太虛空未嘗暗晝明時太虛空未嘗明日月晝夜自相傾奪如一二有無之見相傾相奪於光明藏無異可中有箇英靈漢不受這般惡水潑一念緣起無生只這相傾相奪底皆是當人逐日受用底家事前所云醍醐毒藥是也士大夫學此道多求速效宗師未開口時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及乎緩緩地根著一似落湯螃蟹手忙脚亂無討頭處殊不知閻家老子面前受鐵棒吞熱鐵圓者便是這領解求速效者更不是別人所謂希得返失務精益求精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近世士大夫千萬人中

覓一箇半箇無此病者了不可得紹興丙子秋經由鄂渚邂逅熊使君叔雅一見傾倒便以此道相契却能退步向實頭處著到如說而行不似泛泛者彊知彊會彊領略直要到古人脚踏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爲願猛著精彩努力向前說處行處已不錯但少噴地一下而已若有進無退日用二六時中應緣處不間斷則噴地一下亦不難然第一不得存心在噴地一下處若有此心則被此心障却路頭矣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者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

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心思善惡時觸境
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千萬記取世
間情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但只舉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
字世間情念自怙怙地矣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
千說萬說只是這些子道理驀然於無字上絕却性
命這些道理亦是眼中花

示徐提刑

敬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
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
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放葫蘆拘牽

佗不得惹絆佗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
內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
之狀如析旃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
塵勞從甚麼處起収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既無
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
界空蕩蕩地到得這箇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
之一字尚無著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
傳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
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竒特覓
解會不能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
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
只有一箇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佗
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玄妙把
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真如佛性士大夫要究
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
解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
來時一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
又將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
夫十箇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
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

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打葛藤一上云只怕落空
底還空得也無你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
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
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
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
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
法者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
得如是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
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
作真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謾試向這裏

定當看若定當得出止宿草菴且在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慮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若道我世間文字至於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古今興亡治亂無有不知無有不曾只有禪一般我也要知我也要會自無辨邪正底眼驀地撞著一枚杜撰禪和被佗狐媚如三家村裏傳口令口耳傳授謂之過頭禪亦謂之口鼓子禪把佗古人糟粕遞相印

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一句時便喚作贏得禪了也殊不肯退步以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佗人纔聞有箇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要做美官又有聲色之好如何辦得這般事似這般底比比皆是無一人真實把做一件未了底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叅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叅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叅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

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
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
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
常圍遶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
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
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雖未卽
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
省心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
離謂此事不可容易且作歸向信敬處似此見解者
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餅一鉢日用應緣

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
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箇有智慧
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
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說箇喻云譬如高原陸
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如楊文
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
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
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彊彊者謂
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
力雖力有彊弱而所乖則一也方外道友徐敦濟乃
妙喜三十年前夷門道舊纜一邂逅便以此道相期

與令弟敦立時時來園悟先師處激揚箇事決欲臘
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一著子有下落非如
佗人要資談柄紹興初予住徑山因持鉢吳門再得
一見又二十年復在鄂渚相遇因此軸求指示信
意一揮寫至此不知前面所說何事而一軸已終千
說萬說直說曲說只是爲徐敦濟生死疑根未拔只
教就未拔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行住坐卧但時時提掇驚然噴地一發方
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勉之勉之

示鮑教授

符夢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隨衆生根器所宜應箇時節而

已據實而論無說無示無聞無得故巖頭有言若以
實法繫綴人莫道受佗信施只土亦銷不得以是觀
之諸佛諸祖亦只作得箇證明底主人耳不見舍利
弗問文殊師利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答曰
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
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如是則亦不見有師亦不見
有弟子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聽法者亦不見
有說如是義者亦不見有受如是義者亦無文殊亦
無舍利弗亦無諸佛亦無祖師亦無法界爲諸佛所
覺亦無諸佛而覺法界亦不曾有鮑居士此軸子亦
無來處妙喜亦不曾引筆行墨旣是一切皆不曾有

卽今怛怛怛一絡索惡口却安頓在甚麼處吐若
有安頓處則有也鮑居士但恁麼觀作是觀者名爲
正觀作佗觀者名爲邪觀如或尚作邪正見也怪妙
喜不得

示妙淨居士

趙觀使
師重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
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
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保保赤灑灑沒
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佗不
得惹絆佗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
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

號今佛祖佛祖號今佗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
著精彩向百尺竿頭快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
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刹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
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
知一毛孔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
刹海成刹海壞刹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
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
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
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
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
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

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向事上觀，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踈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佗這三箇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佗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

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常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瀉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瀉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瀉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瀉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生，生富貴之家，不爲富貴囚執，而風植德本，自然知有此段，不可思議事，可以於生死岸頭爲舟爲航，爲憑爲仗。故時時退步，肯向脚跟下推究，乃爲立道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

則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逐相鈍置且截斷葛藤

示呂機宜

齊元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佗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佗業力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

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箇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舍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這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
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
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
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
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
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是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
仗攘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
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
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智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
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
肯拔只是弄花枝要識病根麼不是別物只是箇執

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這箇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
沈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
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
疑死生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
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
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
執病爲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爲建立以悟爲
接引之詞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自己
旣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證悟者一味以
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逐日噀

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背虛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爲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佗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知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真正善知識與說本分話返以爲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爲之用殊不知覺除非夙有願力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胃煩悶回避

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

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箇門中著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元道友卽不然旣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向佗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掇筆信

十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彊作內外無東西謾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旣無一法與人卽今寫底是箇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箇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箇甚麼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

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這裏。合作麼生。叅只這作麼生。叅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卽是舜元。舜元卽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分明覩見。沒可覩。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音釋

鄂五各切 酢在各切 醜醜謂帖 訖苦骨切
州州名 賓賓主相 峇峇報也 服他協切 用用心也
淤依據切 掇丁祐切 噪北角切 覷七慮切 噎音檀
段其月切 提提挈也 聲聲也 伺伺視也 契契也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快然居士

羅知縣

快然居士羅宗約紹興丁丑暮春得來鄧山見妙喜欲究竟此段大事因緣屢隨衆到室中呈伎倆逞解會都與列下忽一日喜見眉宇知渠管中窺豹轉身動腦袖間已有頌子雖未拈出妙喜即時與檢轉關板子渠雖未能赤骨慳地跳出葛藤窠然却知得飯是米做麪在麥裏正好著力之際驀來相別云要急歸嫁女以此軸來乞做工夫底道理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後

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輩於宗閤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

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積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積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積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積裏要出三老圈積則易要出妙喜圈積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併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探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箇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

示妙心居士

孫通判長文

決欲究竟此事應是從前作聰明說道理文字語言上記持於心意識內計較搏量得底颺在他方世界都不得有絲毫頭許頓在胷中掃除得淨盡也然後向心思意想不及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便如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亦不能知佛海次第佛海藏佛海差別佛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亦不能知菩薩衆海次第菩薩衆海藏菩薩

衆海差別菩薩衆海普入菩薩衆海集菩薩衆海散
所有邊際亦不能知入衆生鬼界衆生根教化調伏
諸衆生智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入諸地諸道
如是等海所有邊際信知無念無作有如是功德這
一步雖曰難進若夙曾種得善根種子只向信得及
處看看來看去內無所住外無所緣不覺不知打失
布袋當恁麼時方知龐居士道無念清涼寺蘊空真
五臺對境心無垢當情心死灰妙理於中現優曇空
裏開無求真法眼離相卽如來若能如是學不動出
三災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然雖如是莫見恁麼道
便向無作無爲處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默而常

照硬捉住箇猢猻繩子怕他教跳古德喚作落空七
外道魂不散死人真實要絕心生死浣心垢濁伐心
稠林須是把這猢猻子一棒打殺始得若一向緊緊
地把定繩頭將心調伏我說是人執之失度真可憐
愍正眼觀之盡是天魔外道魍魎妖精非吾眷屬此
事要得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擔荷若有心擔荷則
又蹉過也古人不得已見你迷却路爲你作箇指路
頭主人而已亦無禪道佛法可以傳授纔說有傳有
授便是邪法何以故不見金剛經中道若言如來有
所說法卽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又云法尚應
捨何況非法著實而論說真如佛性說菩提涅槃說

理說事說邪說正盡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傳可以授乎不見先德有言說箇學道早是接引之辭耳又何曾教你起模畫樣特地馳求來所以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臨濟云你但歇得念念馳求心則與釋迦老子不別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歇謂之法塵煩惱既有決定志必有決定得入手時且那箇是得入手時噴地一發心意識滅絕氣息時是佛言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要識這些道理便是善財聞彌勒彈指之聲樓閣門開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香嚴聞擊竹作聲忽然契悟便解道一擊亡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之類是也自家悟處自家安樂處自家得力處他人不知拈出呈似人不得除已悟已安樂已得力者一見便默默相契矣疑情未破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移逐日許多作妄想底心來話頭上則一切不行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箇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此外別無奇特前所云難進底一步不覺驀然過矣

示永寧郡夫人

鄭兩府宅

既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欲親近善知識孜孜矻

不捨晝夜常以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茶裏飯裏
坐時卧時指揮奴僕時幹辦家事時喜時怒時行時
住時酬酢賓客時不得放捨常常恰似方寸中有一
件緊急未了底事礙塞決欲要除屏去教淨盡方有
少分相應也若見宗師說時方始著急理會不說時
又却放緩則是無決定之志要得生死根株斷則無
有是處此事不在男之與女僧之與俗若於宗師一
言之下啐地折曝地斷便是徹頭處也佛說火宅喻
直是爲衆生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痛的的地其中有
言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謂
衆生根器狹劣無決定志戀著生死塵勞於塵勞中

頭出頭沒於三界火宅不能捨離故設種種方便令
衆生捨方便直出火宅露地而坐此是釋迦老子徹
底老婆心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當見月亡指
切不得泥在言語中若於語上尋玄妙言中求奇特
落處如此做工夫則失方便矣妙喜從來無實法與
人直是據款結案將平生悟得底開口見瞻明白直
說與人信得及底依而行之雖乍聞說似難承當
若當人無始時來種得般若種子纔聞舉著便兩眉
卓豎眼睛定動矣老僧頃年初住此山常州許宅有
箇無著道人法名妙總三十歲便打硬修行徧見諸
方尊宿皆蒙印可然渠真實畏生死苦故要真實理

會本命元辰下落去處特來山中度夏時同夏者一千七百衲子馮濟川少卿亦在此山不動軒隨衆一日因老僧陞座舉藥山和尚初叅石頭問石頭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曾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不契石頭云你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到馬大師處如前問馬大師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於言下大悟更無伎倆可呈但低頭禮拜而已馬大師曰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山

曰某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大師然之是時陞座纔再提撕無著於言下忽然省悟下座後亦不來通消息時馮濟川隨老僧後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老僧問伊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嚧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嚧娑婆訶老僧亦不向他道是亦不向他道不是却以濟川語舉似無著無著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注郭象老僧見他語異亦不問他却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一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老僧亦休去後一年濟川疑

他不實得得自平江招無著到他船中問婆生七子
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江中老
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無著云已上供通並是
詣實濟川大驚又嘗到室中老僧問他古人不出方
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糍無著云和尚放妙總過
妙總方敢通消息老僧向伊道我放你過你試道看
無著云妙總亦放和尚過老僧云爭奈油糍何無著
喝一喝便出去是時一衆皆聞渠如此祇對看他纔
得一滴水便解與波作浪蓋渠脫離世緣早信得這
一著子及雖嘗被邪師印破面門却能退步知非次
定以悟爲則故纔見善知識提撕便於言下千了百

當永寧郡夫人曹氏善因聰明靈利有智見知有此
段大事因緣決定可以出生入死不被世間塵勞中
事牽絆雖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羅籠亦要退步
親近善知識決擇生死大事但未遇真知識激發耳
屬者在城中因節使公請就渠菴園說法善因聞老
僧提持此段大事因緣遂熏起種性當下身心寧帖
雖未能十成透脫已識得火宅塵勞中許多虛妄不
實底事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
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
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唯有平昔造善造惡兩
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

去作惡少作善多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
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
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
兩路拘執我不得既知有如是殊勝事恐在火宅之
中不能得時時親近善知識故得上徑山住旬日
隨衆聽法滋浸善緣發大誓願永不退轉臨行以此
軸求指示要在火宅中時時以此自警自覺老僧嘉
其志趣勇猛不與泛泛者同故引無著道人一段入
道因緣令其見賢思齊他日妙喜社中出二無著豈
不爲末世光明種子作大利益乎勉之勉之

示妙智居士

方敷文
務德

從上諸佛諸祖真實爲人處先教立決定志所謂決
定志者決欲此生心地開通直到諸佛諸祖無障礙
大休歇大解脫境界無決定之志則無決定信矣佛
不云乎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
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如來地卽大休歇
大解脫境界是也在昔歸宗拭眼禪師曾有僧問如
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
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聞宗語諦審思惟良久曰
只某便是佛却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
其僧於言下忽然契悟這僧初無決定信聞歸宗直
指之言猶懷疑惑欲求保任方能自信歸宗老婆心

切向他所乖執處以金剛王寶劔用事劈面便揮這
僧方在萬仞崖頭獨足而立被歸宗一揮始肯放身
捨命又羅山法寶大師嘗致問於石霜普會曰起滅
不停時如何石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
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羅山不契復持此語問巖
頭問聲未絕被巖頭震威一喝曰是誰起滅羅山於
言下大悟又教中說菩薩修行從初地入第八不動
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
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
誼諍寂滅現前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
悉皆止息謂從初地至菩薩第八不動地卽捨一切

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謂不起第
二念又怕入理會不得更引喻云譬如有人夢中見
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
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寤
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
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旣至此已一切功用靡
不皆息如生梵世欲界煩惱皆不現前住不動地亦
復如是一切心意識行皆不現前第八地菩薩佛心
菩薩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於世間之
心世間心旣滅寂滅心卽現前寂滅心旣現前則塵
沙諸佛所說法門一時現前矣法門旣得現前卽是

寂滅真境界也得到此境界方可與慈運悲作諸饒
益事是亦從決定志乘決定信成就者也若無決定
志則不能深入如來大寂滅海無決定信則於古人
言句及教乘文字中不能動轉如六祖大師爲江西
志徹禪師說常無常義徹問祖曰弟子嘗覽涅槃經
未曉常無常義乞師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
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
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
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
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
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

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
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
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
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
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
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入於常計無
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
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
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
何所益此亦徹禪師決定志中乘決定信而感報祖

師決定說之一也又記得安楞嚴看楞嚴經至知見
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處不覺破句讀
了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沉吟
良久忽然大悟後讀是經終身如所悟更不依經文
此亦決定志中乘決定信依義而不依文字之一也
妙智居士有決定志而乘決定信於此一段大事因
緣矻矻孜孜以徹證不疑爲決定義但未得噴地一
下耳因此軸求指示故引祖師爲志徹禪師巖頭
爲羅山安楞嚴破句讀楞嚴經悟道數段葛藤且乍
他時噴地一發之契券云耳

示張太尉

卷之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
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卽當入自心現量
不動不變之體也佛之一字向自心體上亦無著處
借此字以覺之而已何以知之佛者覺義爲衆生無
始時來不信自心現量本自具足而隨逐客塵煩惱
流轉三界受種種苦故苦相現時自心現量之體隨
苦流蕩故諸佛愍衆生流蕩之故借佛字以覺之既
已覺則佛之一字亦無用處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
則佛藥無用凡看經教及古德因緣當如是學
衆生日用現行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
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

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便是這箇道理也

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於此四句無用心處方始可以提撕此箇消息也佛說世出世間功德無如無心功德最大而不可思議不見釋迦老子在般若會上問文殊師利菩薩云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云弗也世尊我卽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

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則更無心想常與定俱得到這箇田地方始可說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所以佛說無心功德直是殊勝直是無較量處今說無心非如世間土木瓦石頑然無知之無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諦審觀察也

佛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說一百二十箇譬喻其中有一喻云譬如有人依附於王不畏餘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世間有人得近一至尊而不畏餘人則有之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者殊未見也

又有一喻云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起大悲必定發於菩提之心心未捨來一切世間魔及魔民不能爲害如上二種譬喻皆爲出世間大心有力量者說何以故二種譬喻非世間常得之法故佛說此以啓迪過量竒特丈夫欲其擔荷大乘擔子耳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箇皮袋子聞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

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元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爲爲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示曾機宜

遲叔

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緣法不契末後得巖頭掃

屏從前零碎所得方得心地開通巖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之語非特發明雪峯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曾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羸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羸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爲準的耳纔得這箇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真而立處

立處卽真所謂曾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者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爲曾襟流出也十回被師家問著九回祇對不得不妨只怕向髑髏前彊作主宰纔見宗師開口動舌便領將去似這般底佛出世亦救他不得叔遲根性雖鈍却得便宜真實要敵生死故矻矻孜孜心心念念不肯放捨前所云得便宜便是這些鈍底家風也既有決定志得之入手自有時節亦莫管得在何時老僧常與衲子輩說要叅妙喜禪須是辦得一生不會始得若要求速效則定是相誤何以故只爲從來無法與人但爲人做得箇指頭路底漢子耳古德

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我說法欲使衆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慙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遂各立門戶造妖捏怪耳叔遲旣於

世間灰心則已省得無限事了也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無差無別自是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故傳習將去殊不本其源流耳如何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妙喜爲你說破奉侍尊長承順顏色子弟之職當做者不得避忌然後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日用四威儀內常自檢察更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時時提撕無事亦須讀聖人之書資益性識苟能如是世出世間俱無過患矣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校訛

二十七 奮誤作奪從

二十八 業

子誤作示從

業十二行

奮誤作奪從

○二十八 業

子誤作示從

音釋

鄭

莫候切
地名

揆

郎計切
開揆也

體

力狄切
體切

麩

莫旬切
麥粉也

圓

盧九切
圓也

圈

驅圓切
積丘畏切

捺

丁果切
捺切

糍

音茨
作糍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三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聞上進

示中證居士

郭知縣
仲堪

天台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以空假中三觀該攝一
大藏教無少無剩言空者無假無中無不空言假者
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空無假無不中得斯旨
者獲旋陀羅尼是知從上諸佛諸祖莫不皆從此門
證入故大師證入時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說此經儼然
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張公因闕首楞嚴
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謂余曰當真實證
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
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而自
默默點頭矣衆生境界差別不等所見不同互有得
失除夙有靈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於經教及古德
入道因緣捨方便而自證入則亦不待和會差排自
然見月亡指矣昔藥山和尚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
南嶽石頭和尚處遂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
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
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藥山聞而不領良久無言石頭云會麼藥
山云不會石頭云恐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
師去藥山依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話端依
前問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
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
瞬目者不是藥山問馬師語便獲金剛心中更無奇
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
無別道理傳授只向他道汝見箇甚麼便禮拜藥山
亦無道理可以呈似馬師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
鐵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便問
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馬

師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旣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藥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效驗者仲堪道友妙喜與之素昧平昔紹興丙子冬邂逅宛陵一見風采未語而心已許之嘗過其舍遂蒙傾倒因而詰之自言於中字法門而有趣向自爾每與對談未嘗一語及世間事古人隔江橫趨時節亦有之矣爲政不苛不察而姦蠹爲之膽落此亦證中字法門效驗也別來恰九箇月忽專介以此軸來求道號因

思無盡張公之言頗與仲堪所入門戶略相似故不覺引前葛藤仍爲立道號曰中證居士中證之義在吾佛則曰金剛心心中曰忠中無定方見於行事而利他自利世出世間了無遺恨矣中證不偏而上下相應如析旃檀片片非別木非如他人說得盛水不漏於行事時手足俱露如此等輩欲入中字法門大似掉棒打月不亦難乎中證居士勉之妙喜異日忽地撞到面前那時相見更若守著這一字則不中矣

示徐提刑敲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

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初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峯真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二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甚麼雪峯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思量計較聰明靈利於此箇門中

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有決定之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無盡無窮撥置了一重又一重來如連環如鉤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伙伴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若如是思量驚然向思量不

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卽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箇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便心裏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卽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箇有五雙分疎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死與乃兄敦濟時來扣問圓悟先師但妙年身心未能純一專志理會箇事別來忽地過

了三十餘年紹興己卯秋予因到育王經由越上時敦立提總憲綱始獲再會握手劇談坐間只以此一段因緣爲未了更不及世間塵勞之事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真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在藏識中則不能如是把得定作得主宰信得諦當不退初心真火中蓮華也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箇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箇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

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蹋翻關候子不是差事

示陳機宜明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真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覩得這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水銷如來所說一大藏

教亦注解這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上頭關候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教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

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撩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箇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旣離弦無返回勢非是

彊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未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

示空相道人

黃通判字

佛是凡夫鏡子凡夫却是佛鏡子凡夫迷時生死垢染影像全體現佛鏡子中忽然悟時真淨妙明不生不滅佛影像却現凡夫鏡子中然佛本無生滅亦無迷悟亦無鏡子亦無影像可現由凡夫有若干故隨凡夫發明耳而今欲除凡夫病與佛祖無異請打破

鏡來爲你下箇註脚

示方機宜

夷

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
卽不生欲知此箇道理但將平昔坐禪處得底看經
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
一時掃向他方世界却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
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
老用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不
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條活路不
見臨濟一日侍立德山德山良久驀回顧云老漢今
日困臨濟云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德山擬拈拄杖要

打臨濟便掀倒禪牀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
自然各有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
員作家一撈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
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
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箇老
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夷吾居士
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雖在塵勞中能自
省察雖未得一刀兩段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然却曰
有箇信入處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欲行千里一步
爲初最初一步已進得不錯直須擴而充之決定知
得三世諸佛敗闕處六代祖師敗闕處妙喜敗闕處

然後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已家財拯濟一切豈非
在家菩薩之用心哉勉之勉之

示妙圓道人

李知省宅

欲超生死越苦海應當堅起精進幢直下信得及只
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故釋迦老
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
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識如來地麼亦只
是這信得及底既信得及不須起心動念求出生死
但十二時中念念不離決定要得入手方爲勇猛之
士若半信半疑則不相續矣此事不論男之與女貴
之與賤大之與小平等一如何以故世尊在法華會

上只度得一箇女子成佛涅槃會上亦只度得一箇
廣額屠兒成佛當知此二人成佛亦別無功用亦只
是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念便坐斷報化佛頭徑超
生死亦別無道理妙圓道人雖是女流立志不在成
佛底女子下又能知有此段竒特因緣決定要出生
死因此紙乞指指示掇筆揮汗書此示之仍令看箇
話頭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妙圓道人
日用只如此看祝祝

示太虛居士

鄧直殿伯壽

利根上智之士身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折困能
於富貴中作大饒益利樂有情非夙願力則不能如

是信得及既信得及當於信得及處乘自願力隨緣應用則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昔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入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衆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

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刹一一刹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時在會聽法之衆皆獲此三昧皆得此三昧力無不被其饒益者太虛居士鄧伯壽身處富貴又與常人不同日侍至尊所聞所見皆不可思議事與普賢菩薩於如來前入毗盧遮那藏身三昧又何異哉但恐中忘此意十二時中不能照管微細流注恃恩凌鑠於人則不相當也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亦無一法可以傳授何以

故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爲法非智慧法非無爲法巖頭和尚有言若以實法繫綴入土亦難消昔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十四祖龍勝特往化之彼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龍勝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龍勝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此乃直示心要也彼一衆聞之皆悟正理然悟在當人不從他得前所云諸佛出世祖師相傳皆無實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伯壽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於日用應緣處能自警覺回世間惡業底心要學無上佛果菩提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無邊諸佛諸

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則不能如是精進如是清淨如是自在如是正直孜孜矻矻以此段大事因緣在念既有是心莫管得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却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栢樹子其僧於言下忽然大悟伯壽但日用行住坐卧處奉侍至尊處念念不間斷時時提撕時時舉覺驀然向栢樹子上心意識絕氣息便是徹頭處也前所云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在會諸菩薩皆獲是

益願伯壽於至尊前亦時時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其益與普賢菩薩無二無別勉之不可忽

示妙明居士

李知省伯和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棄本逐末肯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推窮三昧在宗師說處著到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如江西馬祖初好坐禪後被南嶽讓和尚將輒於他坐禪處磨馬祖從禪定起問磨輒何爲讓曰欲其成鏡耳馬祖笑曰磨輒豈得成鏡耶讓曰磨輒旣不成鏡

坐禪豈得成佛蓋讓和尚嘗問馬祖坐禪何圖馬祖以求成佛答之教中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馬祖聞坐禪豈得成佛之語方始著忙遂起作禮致敬曰如何卽是讓知其時節因緣已到始謂之曰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於言下忽然領旨遂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

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前
所云方便誘引此是從上宗乘中第一箇樣子妙明
居士請依此叅

昔大珠和尚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
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
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
佛法珠遂作禮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
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
假外求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凡
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己家財如
盤走珠無障無礙曾有僧問般若大否珠曰般若大

曰幾許大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
小曰看不見曰何處是何處不是你看他悟得自家
寶藏底還有一星兒實法傳授與人否妙喜常常說
與學此道者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庠如谷應
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近代佛法可傷爲人師者先
以奇特玄妙蘊在曾襟遞相沿襲口耳傳授以爲宗
旨如此之流邪毒入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
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此是宗門善巧方便誘引學
者底第二箇樣子妙明居士決定究竟當如此樣子

叅

既辦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觸境逢

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種種邪說日用
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
又如欠了人萬百貫債無錢還得被債主守定門戶
憂愁怕怖千思萬量求還不可得若常存此心則有
趣向分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無
智愚夫何以故爲渠百不知百不解却無許多惡知
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
悟爲則近年以來多有不信悟底宗師說悟爲誑諍
人說悟爲建立說悟爲把定說悟爲落在第二頭披
却師子皮作野干鳴者不可勝數不具擇法眼者往
往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此是宗師

指接羣迷令見月亡指底第三箇樣子妙明居士欲
跳出生死窟作是說者名爲正說作他說者名爲邪
說思之

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業受報
頭出頭沒無休息時苟能猛著精彩一拔淨盡便能
不離衆生心而見佛心若夙有願力遇真正善知識
善巧方便誘誨則有甚難處不見古德有言江湖無
礙人之心佛祖無謾人之意只爲時人過不得不得
道江湖不礙人佛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爲學此道者
錯認方便於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求得求失因而
透不得不得道佛祖不謾人如患盲之人不見日月

光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第四箇樣子妙明居士思之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死來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與之厮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者也然心何有垢心何有濁謂分別善惡雜毒所鍾亦謂之不善亦謂之垢濁亦謂之稠林若真實得噴地

一下只此稠林卽是栴檀香林只此垢濁卽是清淨解脫無作妙體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便是這些道理此是宗師令學者捨狎歸正底第五箇樣子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叅久久自築著磕著也

道無不在觸處皆真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教中所謂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龐居士有言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便恁麼認著不求妙悟又落在無事甲裏不見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你日用處行住坐

卧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
又却不是也又真淨和尚有言不擬心一一明妙一
一天真一一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
心故成佛然衆生本佛佛本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
也又釋迦老子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云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亦是不許擬心之異
名耳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心思量分別
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有爲不墮無爲不作
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
面目底第六箇樣子也

本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已事未明故參禮宗師求

解生死之縛却被邪師輩添繩添索舊縛未解而新
縛又加却不理會生死之縛只一味理會閑言長語
喚作宗旨是甚熱大不緊教中所謂邪師過謬非衆
生咎要得不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以
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撕
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
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量力省力處却得無
量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
力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
示人不教人做謎子搏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
造妖捏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亦不

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他人亦不知
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別無玄妙竒特可以傳
授妙明居士決欲如妙喜修行但依此說亦不必向
外別求道理真龍行處雲自相隨况神通光明本來
自有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
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也
如上七箇樣子佛病法病衆生病一時說了更有第
八箇樣子却請問取妙圓道人又代妙圓道人下一
轉語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妙明居士自家擔當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三

校訛

四十三葉 第九行 定南作欲

音釋

竒胡歌切 析先擊切 掉徒弔切 劇竭戰切 輒職緣切
也煩細也 破木也 振也 甚也 莫計切
也鐘拊也 諱呼誦切 謚莫計切
也白許切 誣誣誣也 相築也 謚隱言也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成機宜

季恭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著言說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事無取無捨日用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著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海潑然而有忽然而無只向這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排他不得餒飢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是非是彊爲不見

釋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裏不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却向不可取不可捨處謾覷捕看是有是無直得無用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莫要放却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

懺悔殺佛殺祖時却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處處或喜或怒或善或惡待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却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著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只怕無決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

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者昔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晏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辭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巖曰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祭冒寵流轉生死

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事懶融謂巖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爲牛頭第二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爲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山

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卽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卽多而一亦此理也未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姦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汙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

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時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

網打就無少無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爲未了未說直下超證且省得日用應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况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爲善底樣式博極羣書只

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卽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丈節使

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

示莫宣教潤甫

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聖人而期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士大夫博極羣書非獨治身求富貴取快樂道學兼具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可以及物近世學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爲學爲道爲名專以取富貴張大門戶爲決定義故心術不正爲物所轉俗諺所謂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旣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

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
卽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
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
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
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爲第
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
不見昔有僧問歸宗和尚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宗以
火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宗云我何不聞
宗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宗云我何以聞僧
無語宗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潤甫道友夙值
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念念無間斷但於一切

文字語言上未能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爾苟於歸宗
示誨處領略方知觀音悟圓通與歸宗聞與不聞之
義無二無別何以知其然也初於聞中入流亡所
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動相不生則世間生滅
之法滅矣靜相不生則不爲寂滅所留係矣如於此
二中間不住動相亦不爲靜相所困則觀音所謂生
滅旣滅寂滅現前得到這箇田地始得身心一如身
外無餘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非是彊爲法如是故
潤甫勉之

示遵璞禪人

十三祖迦毗摩羅訪十四祖龍樹於山窟中龍樹預

知其來卽出迎接纔見便云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樹聞示誨卽投出家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資彊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卽不然爲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麤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叅禪學道不爲別事

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些惡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不見昔日臨濟和尚辭黃檗檗問子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來濟亦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瀉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麼仰山曰不然瀉山曰子作麼生仰山曰知恩方解報恩看他過量人等閑露異類中些子頭角便與常人不同後臨濟果與

江西宗旨於河北此所謂龍象蹴蹋非驢所堪也

遵璞禪人昔嘗侍園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曇懿長老爲道伴二人俱在老師處得少爲足點曾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閩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袖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爲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以畏得失遲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敢嗣園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却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

言與璞繼至二人回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興化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仍謂之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割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

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
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
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乙
卯上元後璞來告假歸長谿省母且乞法語因信
筆書前語以遺之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
六翁彼上人者訶佛罵祖具擇法眼不減龐老子
試以此呈似此老必有批判矣仍請此老相與作
證夏前復歸究竟末後一段大事因緣切勿秤錘
落井道人分上千里同風更不果作藏六翁書也

示妙道禪人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

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問雲門笑曰若
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
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
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
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卽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
途以故佛魔不辯邪正不分蓋不了此心此性之夢
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
爲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
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
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
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

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卽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觀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

本無悟悟卽迷迷卽悟向卽背背卽向性卽心心卽性佛卽魔魔卽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旣得恁麼亦是不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卽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栢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土塊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

示智嚴禪人

道不可學學而得之非實得也道亦不可不學不學亦無得期學與不學得與不得於此道了無交涉請快著精彩向無交涉處轉身一擲則學心無學心得心非得心如湯沃雪始知從前作祟皆是本自家親總不干他閑神野鬼之事所以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趙州見僧入門便云辜負老僧二老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懵懂之流如何商量如何湊泊還有爲人底道理麼不可聞恁麼道了便只恁麼休去歇去還歇得也未古人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要得直截無事但於不可學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三乘十二分教天下

老和尚橫說豎說直說曲說讚說毀說隨俗說顯了說當甚熱盃鳴聲嚴禪還信得及麼莫記吾語
示知立禪人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華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爲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又雪峰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爲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爲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夔鵝王擇乳素

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
直爲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世

示妙詮禪人

衲子叅禪要明心地秀才讀書須當及第讀書五車
而不及第終身只是箇秀才喚作官人卽錯叅禪衲
子心地不明則不能了生死大事終身只是箇破凡
夫喚作佛卽錯只這兩錯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
言實有則讀書人及第做官者時時見之言實無則
叅禪人作佛未嘗目擊以此易彼八兩半斤耳此說
至淺近而至深遠往往學者以有所得心叅向無所

得處墮坑落壘多矣雲門此語遂成虛設真所謂醍
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昔智常禪師
至曹谿見祖師舉大通和尚所示心要祖師據其所
疑爲說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
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
現常聞偈當下疑情頓釋大悟祖師方便乃述一偈
呈祖師末云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妙詮禪人要
知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落處麼莫管凡夫與佛
秀才與官人但識取雲門方便苟能識得潮陽去曹
谿不遠其或未然脚跟下且照顧大顛和尚

示冲密禪人

辯龍蛇眼擒虎兇機非超越格量不繫塵緣之士卽以是說爲戲論故臨濟宗風難其繼紹近世學語之流多爭鋒逞口快以胡說亂道爲縱橫胡喝亂喝爲宗旨一揆一揆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不來呵呵大笑謂之機鋒俊快不落意根殊不知正是業識弄鬼眼睛豈非謾人自謾誤他自誤耶不見臨濟侍立德山次山回顧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牀山便休去且道二老漢怎麼激揚還有商量處否信知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非真實具如是眼得如是用未免向得失中博

量卜度又臨濟同普化在鎮州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普化便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云是則是太麤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又休去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冲密禪人在叢林最久往往都商量得講說得批判得自謂千了百當後始知非逐一時撥置就無商量處做工夫今始覩得見信得及方知此事傳不得學不得計較不得商量不得侍吾南來相從於寂寞之濱閱四

載因吾舉先師爲寂壽道人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話驀向火爐邊拾得一粒燭豆喫了自此香積妙
供亦無心趣向但蒸餅不托少渠一頓不得耳因來
別吾暫歸浙江攜此軸求指示仍贈二偈云

蓋天蓋地那一著 無今無古絕承當

謾將分付密禪者 一任諸方亂度量

瞎驢滅却正法眼 臨濟宗風始大張

可憐裨販如來者 盡將蓋覆錯商量

示道明講主

昔馬祖問亮座主曰聞汝大講得經論是否曰不敢
祖又問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技兒意如

和技者又爭解講得經曰心旣講不得莫是虛空講
得否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拂袖便行祖遂喚
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契悟遂作禮而去直入西山別
無言語可通消息直下坐斷凡聖路頭如今人似有
似無或於師家口頭認得麥裏有麩飯是米做便向
麥裏米裏求解覓會須要師家知道我已得這箇道
理生怕師家不知如此等輩只認得箇驢前馬後欲
得如亮座主於馬祖一言之下便亡其所證不亦難
乎蓋亮公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故能千了百
當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卽時前後際斷了無一法
可作了不了道理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

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不疑則謗道明座主亦是講經者知得那一著決定不在文字語言中文字語言乃標月指也念欲求善知識理會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底一著子故得得來尋妙喜妙喜憐其至誠直書此一段公案示之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方知麥裏無麩飯不是米做恁麼知得了便能於講未講時將一條死蛇弄得來活鱖鱖地說虛空解講經虛空不解講經總是自家屋裏事教內教外更不作了未了之見二見既亡講時卽是不講時底不講時卽是講時底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是真語者實語者如

語者不誑語者不妄語者咄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開眼尿牀恁麼寫底也好與三十拄杖雖然如是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亦不妨於講經處理會祖師教外別傳消息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但如此講經論不妨紙已盡且截斷這一絡索

示妙總禪人

古聖云道不假修但莫汙染山僧道說心說性是汙染說玄說妙是汙染坐禪習定是汙染著意思惟是汙染只今恁麼形紙筆是特地汙染降此之外畢竟如何是著實得力處金剛寶劔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總禪但恁麼參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校訛

五十葉 則漸南作○五十九葉 快誤作快從南改正

音釋

餒餒都豆切 瀘音慮瀘去洋也 皖胡管切 惺音星 鄴音

地磁疾之切 筌此緣切 詰溪吉切 沃烏酷切 崇七黠

雖遂切 惜惜莫切 懂懂禮切 趨他歷切 爇初絞切 擣切

也兕徐姊切似牛 趨他歷切 爇初絞切 擣切

也擣徐姊切似牛 趨他歷切 爇初絞切 擣切

也擣徐姊切似牛 趨他歷切 爇初絞切 擣切

也擣徐姊切似牛 趨他歷切 爇初絞切 擣切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答曾侍郎天游○問書

開項在長沙得園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開自幼年發心叅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卽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

者痛懇園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
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今
下鈍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
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他事
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
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
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
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
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叅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
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

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
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旣爲士
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
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
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
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
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
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
也旣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
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
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

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
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可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
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
必思量思量怖畏卽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
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
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
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
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
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
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觀文殊於是
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

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
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
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
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
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
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
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
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
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
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

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
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
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如上這一絡索只
在當人末後一念真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
尚能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偽惡業習
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
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
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
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這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
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
妄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禮菴中而後

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
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
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
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菩薩於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旣與竹椅蒲團爲侶
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遙
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
如此做工夫將來於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若種智

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明所障以有所
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
段直下休歇此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叅衲子亦然多
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
量向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示
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德有實法
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之類是也巖頭曰
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
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
歷歷亦云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
非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一團火

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大夫多以思
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說話便道莫落空否喻似舟
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
仁居仁留心此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
聰明宗杲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
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與一喝
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證之心在前頓
放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
自然築著磕著若欲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
參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
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

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叅禪入只恁麼念過殊不予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劔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叅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摹胷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卽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麤

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控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

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
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
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
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
須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
座須彌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
句一生叅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
只管教人死鴛鴦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
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

帶忘情默默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
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
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
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
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
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
這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這般底來劫叅不得雲門
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
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檗和尚云我此禪宗
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
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

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
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
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
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
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
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
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
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
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
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這箇又是認著
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

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
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
病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旣清
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
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
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
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
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云放下著這裏疑不被只在這裏叅更不必
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叅別無佛法指
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

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
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
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
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
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
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
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
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早濕淤泥乃生此華老
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
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
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
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
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坐卧之銘箴善不可
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
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
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
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
此說乃是添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
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漆桶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辯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彊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欄柄矣既得欄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

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栢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掇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雪竇亦漏逗不少或

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
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
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
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
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厮抵
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劔坐毗盧頂上也
宗杲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
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
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

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
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
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况回此心此念全在
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皆泊唯
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
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
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
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
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
衆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
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

始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
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
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
放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欄柄漸覺若
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

漢

○

問書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
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
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
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

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
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
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
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
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
復斯語歡喜躍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
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
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
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
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

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
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
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旣亡拘
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
卽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卽波旬說山野平昔
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
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旣到恁麼田
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
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
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熟荒馳求不歇則不相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

今歡喜旣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慙愧始
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
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
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
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
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切不可
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
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契自本心矣不必
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
馬祖攔臂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

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曾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赴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

者卽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說得卽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又

那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那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
順隨緣卽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
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
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
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
佩當臺州料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
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
舊處無走匿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
聖解公既竅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
人飲水冷莫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
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
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
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
落盡唯真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刳正性之極致
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
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校訛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

七十五則漸南作

音釋

犒

犒古達切 駁比角切 色

喘昌亮切 喘息也

櫛必駕切 櫛柄也

兩音弱
其音虛

大慧

普覺 轉問 青谷 卷二十五

月 歸于 恐南 此 寒 豈 不 常 也 少 不 辭 一 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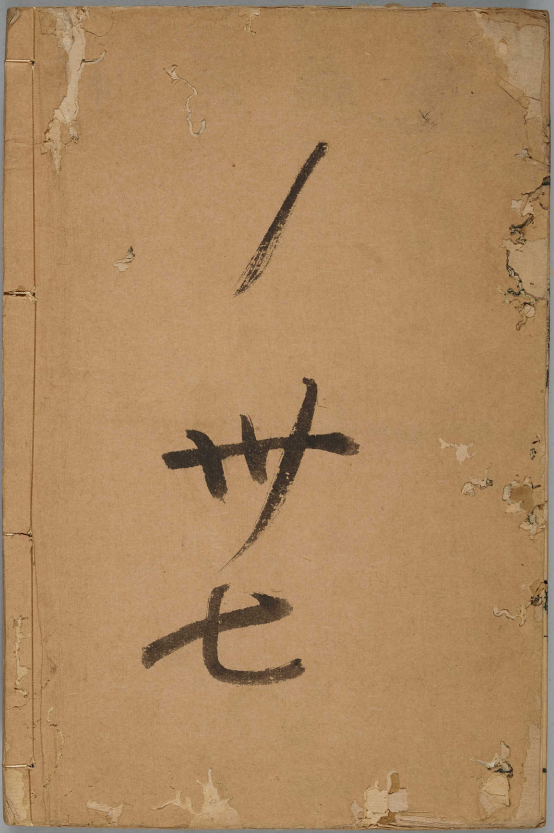
也 公 始 思 之 吸 北 籍 語 然 了 事 歎 公 上 大 以 一 祇 觀

寂 盡 即 真 祇 豈 非 洪 敷 與 業 創 由 因 降 五 卦 之 初 文

名 謝 云 史 實 細 察 盡 詳 一 真 實 非 又 吸 祇 祇 業 降 創

則 中 真 衣 更 無 餘 儲 中 真 卦 猶 無 乘 卦 中 其 理 亦 顯

看 儉 其 五 卦 然 其 想 因 觀 其 與 業 其 已 了 事 矣 無 文



廿七